

柳邊紀略卷之四

山陰耕夫楊賓

康熙錢行至船廠而止然與順治及明錢大小並用  
船廠東至甯古塔則但知用銀銀椎匾若書帕色足  
九六七以下便不用昔周胡嶠北征記曰遼上京西  
樓按遼史西樓在祖州交易無錢而用布則今之用  
銀已異於用布時矣歷代銀不專用明初民間或私  
用太祖立禁甚嚴至正統元年  
胡濬因浙東閩廣無漕而倉有百年之蓄變通改折  
每石折銀二錢五分自此以後遂通行天下而銀禁  
廢然按金食貨志章宗承安三年命西京北京臨潢

柳邊紀略 四

一

遼東等路錢一貫以上俱用銀鈔寶貨不許用錢一  
貫以下聽民便又宋崇甯錢往往掘地得之則金時  
業已用錢矣安知數年後不流行船廠以東邪  
甯古塔交易銀數不計奇零如至兩則不計分釐至  
百十則不計錢分食用之物索於所有之家無勿與  
直一兩以上者償之不則稱謝而已若有而匿不與  
人或與而不盡則人皆鄙之矣

漢人之以罪至者雖與漢軍不同然每與漢軍爲伍  
在滿洲與異齊滿洲則總呼爲漢人漢軍亦不以此



自別蓋與京師漢軍有截然不同者矣池北偶談云本朝制以八旗遼東人號為漢軍直省人為漢人元時則以契丹高麗女直竹因歹竹亦歹木里闊歹竹温渤海八種為漢人中國為南人

北海唐祭於洛州宋明祭於益州順治康熙間祭於河南濟源縣後以都察院副都御史徐元璜言改祭於混同江

北鎮醫巫闾山在遼東廣甯縣遼太祖陵在廣甯縣中屯衛有大事遣一官致祭

俗尚齒不序貴賤呼年老者曰馬法馬法者漢言翁

柳邊紀略 四

翁也呼年長者阿哥新歲卑幼見尊長必長跪叩首尊長者坐而受之不為禮首必四叩至三則跪而昂首若聽命者然尊長者以好語祝之乃一叩而起否則不起也然亦無不祝者少者至老者家雖賓必隅坐隨行出遇老者于途必鞠躬垂手而問曰賽音金史作塞痕誤賽音者漢言好也若乘馬必下俟老者過老者命之乘乃敢避而乘宴會必子弟進食行酒不以奴僕客受之亦不酢往來無內外妻妾不相避年長者之妻呼為嫂少者妻呼孀子若弟婦



婚姻擇門第相當者先求年老爲媒將允則男之母  
徑至女家視其女與之簪珥布帛女家無他辭男之  
父乃率其子至女之姻戚家叩頭姻戚家亦無他辭  
乃率其子姪羣至女家叩頭金志所謂男下女禮者  
是也女家受而不辭辭則猶未允也旣允之後然後  
下茶請筵席此男家事也女家惟賠送耳 結婚多  
在十歲內過期則以爲晚

上元夜好事者輒扮秧歌秧歌者以童子扮三四婦  
女又三四人扮叅軍各持尺許兩圓木戛擊相對舞

柳邊紀略 四

三

而扮一持繖燈賣膏藥者前導傍以鑼鼓和之舞畢  
乃歌歌畢更舞達旦乃已

十六日滿洲婦女羣步平沙曰走百病或連袂打滾  
曰脫晦氣入夜尤多

正二月內有女之家多架木打鞦韆曰打油干  
歲除必貼紅紙春聯聯貴四六歲易新句或與舊稍  
同則不樂

十月人皆臂鷹走狗逐捕禽獸名曰打圍

張舜民使  
遼錄云北

人打圍一歲間各有處所五月釣魚海上于水底釣  
大魚二三月放鶻號海東青打雁四五月打麋鹿六



七月於涼淀坐夏入九月打虎豹之類自此至歲終如南人趁時耕種也按定旗分按會  
鑲黃旗圍獵山曰哈代上湖坳曰威諳河曰爾法  
氣曰加色曰葉炕厄嶺曰沂澈漲泥河曰獻嶺曰果  
羅河曰一馬呼港曰得弗口曰交河正黃旗圍獵  
山曰喀普赤藍曰勒克得弗口曰朱北正白旗圍  
獵山曰沂澈漲泥河曰科羅河曰復漲泥河曰吉當  
阿河岸曰蒙古谷曰打起曰朱扯滾正紅鑲紅二  
旗圍獵山曰覺羅打陽阿曰邊米牙呼曰會肥一藍  
木曰黑林曰過而名岡曰呼渾曰肥得里曰都什黑  
曰毒黑河曰勒夫峯曰色黑驪達馬納曰會肥圍屯  
鑲白旗圍獵山曰喀普赤藍曰木單焉泰曰上澗  
峯曰色勒五魯庫曰江都庫峯曰火把峯曰渾濟你  
什哈河正藍旗圍獵山曰吉當阿河西岸曰圍黑  
夸藍曰一吞河曰昂巴西伯曰納親河曰葉黑一藍  
木黑林鑲藍旗圍獵山曰書民烏力汗曰馬打堪  
岡曰色朱稜不拘平原山谷圈占一處名曰圍場無  
日酸焉瓦色

柳邊紀略 四

四

論人數多寡必分兩翼由遠而近漸次相逼名曰合

圍或日一合再合扈從東巡日錄云我朝行圍八

谷間名曰圍場惟視藍旗所向以為分合有斷續不

整者即以軍法治之章京服色亦隨本旗惟御前

侍衛及內大臣得穿黃褶行圍之法以鑲黃旗大纛

居中為首聖駕在大纛之前按轡徐行兩翼門

纛相遇則立而不動以俟後隊漸次逼近謂之合圍

緹騎環山旌旄野狐兔麋鹿散走圍中或

上親射或皇太子射之親王大臣近侍非得旨

不敢在圍中發一矢獸有出圍者方許扈從諸人捕

之亭午就山陽張黃幄所得禽獸必餉親友善打圍

者一冬得雉常一二千不善者有終歲不得一者矣

滿人病輕服藥而重跳音神亦有無病而跳神者富



貴家或月一跳或季一跳至歲終則無有弗跳者未  
跳之先樹丈餘細木於牆院南隅置斗其上謂之曰  
竿按會典堂子祭儀每年三月初一日九月初一日  
鎮國公輔國公每家各祭二竿鎮國輔國奉國將軍  
每家各祭一竿不祭者聽其無爵宗室不祭凡致  
祭日期初一日初四日初八日初五日禮親王府初三  
日鄭親王初四日睿親王初五日肅親王初六日英  
郡王初七日豫郡王初八日額爾克楚赫兒貝勒  
初九日羅羅渾貝勒初十日額勒渾貝勒十一日饒  
餘貝勒康熙二年定親王立竿祭期第一康親王  
第二顯親王第三莊親王第四安親王第五裕親王  
第六簡親王第四年定郡王立竿祭期第一溫郡王  
第二惠郡王第三信郡王第四平郡王第五順承郡  
王此定期內若遇皇上致祭則應祭之家停祭  
貝子公等依次致祭凡祭三竿之家于定期內各

柳邊紀略

五

祭一竿過十一日後再各祭二竿或致祭日有兩三  
家同祀神者仍依次俟應先祭之家祭畢次祭之家  
方祭如親王貝勒于定期致祭之日有事不得祭預  
期知會禮部令次祭之家致祭其有事者隨便補祭  
每年三月初一日俱立竿 皇上親往致祭是  
日鹵簿大駕全設內掌儀司官設 皇上行禮坐  
禱于堂子正殿內前一圓殿一 上具禮服于正  
殿圓殿神前行一晚三叩頭禮諸王大臣俱排立不  
隨行禮祭畢 上在丹陛上西傍正坐公以上亦  
在丹陛上分翼排坐進祭物飲祭酒畢作樂還宮  
祭時著肉斗中必有鴉來啄食之謂為神享跳神者  
或用女巫或以豕婦以鈴繫臀後搖之作聲而手擊  
鼓鼓以單牛皮冒鐵圈有環數枚在柄且擊且搖其  
聲索索然而口致頌禱之詞詞不可辨禱畢跳躍旋



轉有老虎回回諸名色供祭者猪肉及飛石黑阿峯  
飛石黑阿峯者黏穀米糕也色黃如玉質膩糝以豆  
粉蘸以密跳畢以此徧餽隣里親族而肉則拉人於  
家食之以盡爲度不盡則以爲不祥

甯古塔燒酒曰湯子酒祁奕喜風俗記斤銀四分黃

酒斤銀三分然燒酒家爲之不須沽惟黃酒多沽飲

耳

油皆蘇子所打斗得油八九斤扈從東巡日錄所謂  
媽龍膩盟者是也氣頗觸鼻品在菜油下然菜油至

柳邊紀略四

六

自奉天不常有

穰鐙俗名蝦棚以米穰和水順手粘麻稽逆手粘則不可燃

曬乾長三尺餘插架上以三岐木爲架鑿空其或木端橫穰鐙於中可進退

牌削木牌鑿數眼于上懸之梁下用與架同燃之光與燭等而省費然中

土人多用油鐙

自昔器皿如盆盎椀盞之類皆剝木爲之數年來多  
易以磁惟水缸槽盆猶以木

扒犁土人曰法喇以木爲之犁而有架車而無輪轆  
長而軟雪中運木者也駕以牛



烟窗多以完木之自然中虛者爲之久之碎裂則護以泥或藤縛之士人呼爲摩呼郎

甯古塔船有二種小者曰威弧扈從東巡日錄作威護獨木銳

首尾古所謂剡木爲舟者是也可受三四大者曰

五板船三艙合五板爲之合處不用灰麻釘以木水

漬則以青苔塞之今愛渾戰船則官運灰麻釘油爲之其費不資可受十餘

人常責一人執青苔以俟不遑他顧他顧則水入船

矣槳長數尺兩頭若柳葉而圓其中人執之左右棹

若飛開元新志所謂乘五板船疾行江中者是也五

柳邊紀略 四 七

板船富者乃有之威弧隨處皆有秋冬則以爲馬槽

馬春夏皆放青  
秋冬始喂於家

設堆子巡夜始於己巳南關定更鐘始於庚午梅勒

章京雅秦命商人丁二等自奉天鑄往文曰甯古塔

定更鐘康熙二十九年造

甯古塔薪不須買然二十年前門外卽是今且在五

十里外必三四鼓蓐食往健者日致兩車弱者致一

車俗以伐木爲  
第一勞苦每年冰雪中運一年之薪積於舍南

若山二三月凍開不可運矣蓋木至春則滋潤非斧



斤可伐

冬間合抱之木一二斧即斷十餘斧即斷他時則否

也冰雪融地皆

翻漿

泥淖也

陷車傷牛二也清明後十日開犁布穀不

暇入山三也富者奴任之貧者子若孫任之或無子

孫則雇倩人閒有買者大率二錢一車冬春間所燒

皆溼木然入坑即蒸夏秋則不乾不蒸矣

山多櫟柞椴類銀杏鋸板可為器其皮可為瓦浸

水久之可索絢柞可為車櫟之小者名波羅木五月

土人摘其葉裹粽大則名櫟為薪而已

愛渾將軍薩不蘇為甯古塔梅勒章京時其家有木

柳邊紀略四

槽盆忽隨怪風捲入雲際久之墮地猶在前院毫不

損壞明年遷將軍

己巳冬和甯古塔無積雪入春人畜病牛多死

北史勿吉

傳其國無牛

庚午正月隣人劉老三家十九牛相繼死皆

剝於東牆下凡牛過此不肯行必以口就地哀鳴久

之乃去余往觀淚下處無乾土云

有孔和尚者名元昭江陰人素陰賊每挾私怨興大

獄殺人流甯古塔者以百計余父其一也乙巳丙午

閒元昭亦以流往眾欲斃之余父不可乃止元昭無



所事日爲人誦經庚午正月六日其次子忽發狂疾持刀欲殺人元昭懼走乃遶城逐焉唾罵數元昭罪隣人助元昭送梅勒章京時封印不治明日辱元昭於公衙門官乃禁之披甲高六家元昭手進飲食惟謹呼二相公而不名其唾罵如故或責之其子曰我非孔和尚子也我葉姓孔和尚詐我銀不得速我獄破我家殺我我索之三十餘年今乃得之必殺乃已言訖舉室中斷石擊之不中元昭避戶外不敢出聲而進飲食如故十三日甦涕泣求免元昭乃爲言於

柳邊紀略四

九

官釋之數日復持刀逐元昭元昭匿披甲家余行時未已也

福建陳昭令於沙關北掘一鏡長四寸八分闊二寸五分四角皆委上凸下凹背有紐在其端中有篆文曰塔窰窰旁像二龍而各加劍于首一象水波紋甯古塔有人掘一鏡背鑄銘兩行左一行不可辨右一行曰不劍而鏡

前甯古塔將軍安

珠瑚

於福兒哈河邊得一殘碑僅

五行合七字首行曰上順國次日不次日字次日歸



次曰佃

己巳年人傳飛牙喀一碑本屬漢文而譯爲滿不能錄大要其地爲二岡國十年教養之後立此碑版後書東唐國鎮守滿種山將軍馬元亮又有都指揮同知官名按中國無東唐之號豈高麗前代耶書之以問世之知者

甯古塔官皆世襲如將軍梅勒章京死授其子本處牛彖章京固山大死授其子本處蘇喇章京牛彖章京蘇喇章京死授其子代子一名分得撥什庫凡應襲之人

柳邊紀略四

十

必至京 陛見謂之驗身子戊辰以前無不得者後在京各旗願往者多應襲之人或有不得者矣

甯古塔書籍最少惟余父有五經史記漢書李太白全集昭明文選歷代古文選周長卿有杜工部詩字彙盛京通志呀思哈阿媽有紀事本末車爾溪阿媽有大學衍義綱鑑白眉皇明通紀纂

康熙初甯古塔張坦公有歌姬十人李兼汝祁奕喜教優兒十六人後皆散今惟有執倒刺而謳者而山東賣解女子則於己巳年一至云



莊屯之最著者曰牡丹曰覺羅曰沙闌曰沙兒曰邀鹿曰一拉岡曰蜜將曰山陰哈達曰官莊

甯古塔流人地方官防範向不甚嚴給假入關者固多忽然宵遁者亦不乏本地既不稽查關隘出入亦無須官票己巳十二月楊巴巴家抱骨還鄉私帶犯婦洪氏入邊遂自甯古塔放喀喀當路巡邊之作卡路謂也至必兒漢必拉無官票者始不得出境矣

奉天甯古塔愛渾三將軍自康熙庚午年始凡入官流徙人犯有犯光棍叛盜以上罪者不必奏請徑

柳邊紀略四

斬於市年終彙報

甯古塔自牛彙章京至筆帖式分六部管事不相侵讓甯古塔每年派章京一筆帖式一收管牛馬稅銀多寡無定額作公衙門費

甯古塔無羊魏書勿吉傳多賄無羊無騾即有人帶至亦不能

久往時驢亦少近推碾磨者半用之然偶病輒不治船廠甯古塔流徙者多愛渾將軍調度本地將軍以下不得主愛渾將軍舊官甯古塔熟知流人姓名按籍而無得免者故流人奴僕年壯者皆為愛渾水手



船匠正身年老文弱者皆爲幫兒幫兒幫正身者也  
每年出銀六兩給正身家庚午年自將軍以下幫兒  
以上皆移家愛渾 朝廷給移家銀官四十兩披甲  
水手半之幫兒不與余去甯古塔時尚未盡行也  
童子相戲多剔麀麀鹿前腿前骨以錫灌其竅名  
噶什哈或三或五堆地上擊之中者盡取所堆不中  
者與堆者一枚多者千少者十百各盛於囊歲時閒  
暇雖壯者亦爲之

凡臥頭臨炕邊腳底窗無論男女尊卑皆並頭如足

柳邊紀略 四

三

向人則謂之不敬惟妾則橫臥其主腳後否則賤如  
奴隸亦忌之頭不近窗者天寒窗際冰霜曉且盈寸  
近窗衾裯亦爲寒氣所逼每不乾乃知頭臨炕邊亦  
不得已也近見炕皆外高內低覺更便但不甚闊人  
稍長便須斜臥而絕無增廣之者不知何故

滿洲見人以曲躬爲禮別久相見則相抱近以抱不  
雅馴相見與別但執手年長垂手引之少者仰手迎  
焉平等則立掌平執相抱者少矣

阿機人相見無男女皆相偎抱或親嘴不已



船廠西二百里薄屯山有金完顏婁室神道碑高八尺八寸闊四尺五寸厚一尺二寸頂高三尺兩面鏤蛟龍其陰殘毀其陽篆二十字作五行文曰大金開府儀同三司金源郡壯義王完顏公神道碑碑身作楷書文曰大金故開府儀同三司在副元帥金源郡壯義王完顏公神道碑 翰林直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兼行秘書少監 虞王府文學輕車都尉太原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 臣王彥潛 奉 上大夫大名府路兵馬都總管判官飛騎尉賜緋魚

柳邊紀略 四

三

臣任詢 明威將軍東上閣門使兼行 太廟署令上騎都尉平原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 臣左光慶 王諱婁室字幹里衍與國同姓蓋其先曰合篤者居阿注濟水之源爲完顏部人祖洽魯直贈金吾衛上將軍以財雄鄉里枝屬浸蕃乃擇廣土徙雅撻瀨水挈隣麻吉等七水之人皆附麗焉父白答贈金紫光祿大夫事世祖爲七水部長時焉蠢謀寇亂者構爲勾惡金紫公與同部人阿庫德協心一力拒之以附世祖王簡重剛健矯捷過人擐甲蒙胄手之所及



無不超越而器識深遠幼不好弄卓然有成人風爲鄉閭所愛年十有四金紫公知其材曰兒勝兵矣乃獻於穆宗一與語器之曰是子他日可以寄軍旅重任爾後阿拍留可蒲余罕等相繼逆命王從之征屢立戰功受賞遼人蕭海哩叛入于係遼籍之女直部穆宗使王覘知所在勒兵討捕王登先鏖擊蒙賞以甲冑具裝戰馬 麗出兵侵曷曷懶匈進築九城宗子贈原王付實款帥師討之王從攻其城久而不克王言之於帥曰宜遏彼外援絕其餉道可不攻自下

柳邊紀略四

古

從之降其城五從魏王幹帶討訛 渾叛師攻其城王登自東南隅斧其樓柱流矢中手貫於柯攻猶不已士眾從之以登城遂成功居其最年二十一代父爲七水部長太祖方圖義舉間召王與同部人銀朮可問曰遼人驕矜且其見侵無厭又轄他部人陶束弗吾界吾欲先翦其外邑以張吾軍然後進伐何如王進曰遼人內外 之余其時 太祖攻

取窩江州王登先以戰 元年擢授猛安奉命總督銀朮可蒙 吉等往平係遼籍女直諸部旣降



一部長而各部長告急於遼援兵三千且至王率其已降卷旆逕進掩其不備大破之追殺千餘人明日破奚部又敗援兵三千斬其將俘獲監戰銀牌使者諸部以次平之宗室斡魯古略地咸州以其敵重使會王合兵禦之乃往敗其戍兵三千於境斬其將遂會斡古魯旣而聞敵兵且至王留四謀克精銳各守其一門與斡古魯濟水翼王居左擊敗其所衝追殺略盡斡古魯軍引卻退城與所留諸謀克整陳而立王返兵擣敵背大敗之咸州旣下因徇地黃

柳邊紀略

四

五

龍府太祖自將進達魯古城將與遼兵遇遣使馳召王以軍赴之太祖見其馬力疲極益以三百匹命居右翼明日兵交以眾寡不侔爲敵所圍者九王所向披靡輒潰圍而出竟大破之太祖將進取黃龍召諸將議方略王進曰黃龍遼之銀府所以圍邊者拒守甚堅若不行額其巡屬使絕外援則未易可拔請試效之太祖乃令王以軍行自遼水以北咸州以西暨諸奚部城邑悉討平之進壁府城東南扼敵軍出入且巡其邨堡凡有以應援者使不得交通度城中



力屈可攻使馳奏太祖遂親御諸軍以至圍之王攻  
東南隅選壯乘莧倚梯望其樓櫓乘風縱火王乃毀  
民家堞趣士力戰至火然韡傷足而不知諸軍繼進  
敵遁不守太祖嘉其功賞御馬一奴婢三百仍賜誓  
券恕死罪太祖之敗遼破敵兵九俱王挑戰有功天  
輔及斡魯古阿思 等平乾顯路攻克顯州遂與遼  
大帥邪律溇 戰於蒺藜山大破之遂下川成  
徽三州徙其人民於咸州黃龍之地於是太祖命王  
爲黃龍路統牧皇弟遼王 統諸軍以平中京王爲

柳邊紀略四

六

先鋒至 山敗其節度使雅里斯之兵三千偕完顏  
邪律余篤等帥師徇地奚部所向輒克始與余  
篤以騎二千襲遼主於鴛鴦灤遼主遁去追至白水  
弗及獲其內帑輜重大軍圍其西京城堅拒守王與  
皇弟闍母攻東面製攻具以三木駢擗爲洞垣右長  
廊使士卒行其下以塞隍塹又作樓車輦之以革施  
四輪其上出陴堞以闕敵諸軍乘之而遂克城與闍  
母徇地天德雲內東勝甯邊四州及其傍諸部悉降  
之叛人阿克束于是始獲都統斡魯以諸軍次白水



王營中夜有光如炬起矛 王戒嚴曰將有重敵明日聞夏人出兵三萬援遼過雲內矣幹魯以諸軍會天德遼王前後遣騎數百迎敵竟爲所掩惟數騎得還時方暑雨幹魯與諸帥議方略皆曰彼眾我寡宜請濟師於朝比其至姑擇草牧以休養士馬王獨曰敵據我前倘吾軍若縱之其勢益張我雖不戰亦必來爭利或劫取新降人民則沮吾士氣所請濟師豈能遽集邪願得精騎一千與辭不失拔離速二將以偕見可則戰難則固壘以俟合軍宗室付古迺河之

柳邊紀略四

七

之曰爾安輕舉我軍旣寡馬力疲甚將何交戰王曰制敵如救烈火一後其時反爲所乘則益難爲功宜必迎戰付古迺拔佩刀勃然曰諸帥皆不欲爾敢哂眾邪王厲聲曰我獨與戰者非爲身計蓋國家大事耳阿昆乃欲屈忠勤之志而沮諸軍之氣乎亦挺刃相向諸帥大驚起扞之幹魯

以二將與

王偕行將至邪俞水登高以望夏軍隊伍不整方濟水遣使馳報幹魯曰今觀敵眾而無威易與耳將挑戰僞遁以致之請速以師進王乃分所將爲二旅更



出 引卻其 繼出進退以誘  
之退凡 過 水乃再整行列奮銳氣馳擊敵兵  
遂卻退我大軍亦至合擊之敵乃大潰追至邪俞水  
殺數千人敵赴閒結陳俄水

於河之東降

四部族迭刺部既降復叛討平之太祖平燕皇子宗  
望由閒道東下至昌平以取糧餉太祖

太祖聞遼主越在陰山命幹魯暨皇子宗望引

柳邊紀略

四

六

兵追襲以王爲先鋒道出龍門擒其都統邪律大石  
至白水又擒

仁又破西山巨

盜趙公直出師于朔漠之境生擒公直天會初遼主  
播越應朔閒幹魯遣將分兵三路追襲

追之疾馳六十里及之于風山遼主  
以其騎陳而立王馳之其眾潰遼主以六十餘騎犇  
王戒士卒曰無



馬出其

馬 胄而

詔

書所以招諭之意遼主

遂獲以歸

使請降輒

名

使馳奏王不能平

柳邊紀略四

九

辨之執政

徇國戮力於石馬遂獲遼君厥功

茂焉自今或罹罪

罰餘釋勿論藏之明府

有如

王領

先鋒軍取馬邑破敵於雁門圍代州克之執其將  
嗣本進降忻州又降戍將耿守思等太



而宋之援兵日集銀朮可獨不能辨宗翰遣王以軍與之協力遇宋將樊之眾十萬於城破之又敗

反轡

奪擊大破之遂獲九孛堇軍趣汾州掩平遙介休靈石攻拔汾州招石州及諸縣邑降之宗翰以大軍

津復遣子活女與諸將繼之

突葛速等破敵降河陽而宋人既撤河橋活女於是

柳邊紀略四

三

自津遡流行三十里見河水

浮深涉淺而馳於中洲俄已登岸臨岸敵望之以爲神不擊自遁諸軍畢濟遂取洛京及鄭州合大軍圍汴與孛堇

冒圍出戰王見其鋒

銳不以逆擊使活女率精兵橫截之敵眾亂王乃督諸軍進戰手中流矢整轡挺鎗馳擊自若敵大敗奔城而城中



爲諸軍所覆旣克宋帥府俾王統諸軍西趣  
陝津討河東未附郡縣至澠池大破宋師范致虛勤  
王之師三十萬僵尸盈溝致虛僅以數十騎遁去遂  
克陝府濟河 又破敵二萬降解州攻河中城堅  
拒守王使其弟倚梯閒關登陴俄援甲士三人上與  
敵格鬪諸軍繼進克之蒲人西走先出者焚橋而去  
餘溺於河使並流拯之活其卒五百人於是置蒲解  
二守以進士攝諸縣長吏招撫散亡以活女領二猛  
安軍留鎮中京又降絳慈隰石四州而還元帥府將

柳邊紀略

四

三

平陝西以王嘗請之使詣闕圖上方略還率諸路軍  
合萬人以行出慈州乘兵渡河而南復與范致虛軍  
十六萬遇于朝邑大破之遂降同華進破重敵於潼  
關徇地京兆敗敵數萬於長樂坡遂克京兆擒其經  
制使得亮轉降鳳翔隴州鳳翔尋叛進軍城下破無  
援兵十餘萬攻拔之還敗敵三萬於武功日中復敗  
三萬於近地又破十五萬於渭南北趣鄜延徇下諸  
郡招降折可求收 府豐三州及諸城堡克晉甯軍  
殺其守徐徽言京西陝府畔復討平之又破重敵於



渭水終南略地西北宋將吳玠率軍二十萬來拒遇於武河戰十有四合而敵氣始衰遂大破之陝府又畔往討之既成圍使以薪芻絕池築甬列衝棚臨城攻之池水忽涸王戒將士曰敵泄池水必突地欲焚甬也嚴備之既而煙出於塹遂撤攻具而退須臾火發甬爲所焚敵復引水自固王使以沙囊塞塹於是梯衝並進數日攻克擒其將李 及援兵之將趙士伯戮之鄜延復畔于是王已感末疾睿宗皇帝時爲元帥將親平陝右使王先討定鄜延而宋將張浚

柳邊紀略 四

三

率步騎十八萬壁富平睿宗皇帝會諸軍迎敵王至見敵游兵千餘踰溝來覘乃率百餘騎邀擊而設伏於阨以輕騎誘之出將前伏發返轡夾擊之斬馘略盡執生口以獻遂領左翼及敵兵遇於兩溝之間自日中戰至於昏六合而後敗之始合右翼引卻王援之乃復振明日睿宗皇帝宴賚有功將士願請王曰力疾鏖戰以徇國家遂破大敵雖古名將何以加也悉以帝筵所用金銀酒具及細堅甲冑副以馬鎧戰馬七匹賞之由是疾增劇以天會八年十二月九日



卒於涇州回 之西原年五十有三軍中哭之如親  
喪焉訃聞太宗震悼詔遣親衛馳驛護其喪歸葬於  
濟州之東南奧吉里復遣皇子鶻沙虎宗子銀朮可  
迓之車駕還自中京道臨其終南之際觀至奠哭久  
之所以贈賻者良厚天會十四年追贈使相官制行  
改贈開府儀同三司又追封莘王正隆二年改封金  
源郡配曰温都氏追封王夫人子男七人長曰活女  
官至儀同三司京兆尹本路兵馬都總管曰幹魯光  
祿大夫迭刺部節度使曰謀衍崇進留守東京曰什

柳邊紀略 四

三

古迺金吾衛上將軍留守北京孫男仕者曰斛魯鎮  
國上將軍世襲猛安曰度刺世襲謀克曰甯古符實  
祇候曰撒葛祝太子內直郎曰辭烈宿衛士王鷲勇  
果毅濟以明略始自伐遼迄於克宋率身先行陣前  
數千百戰未嘗不捷獨追獲遼主至於取汴筆馬以  
涉大河威名震懾南北自國初迄今言將帥臣無能  
出其右者大定十六年天子思其功烈詔圖像太祖  
原廟明年大禘配享太宗廟庭謚曰壯義又敕詞臣  
譔次之建碑墓隧臣竊惟王之考金紫公在世祖戡



難定亂時爲不二心之臣書勳史冊王以忠貞才武  
輔佐太祖太宗征伐功無與二稱頌至今傳所謂世  
濟其美者歟銘曰金興受命實始翦遼武元載旆疇  
若戎昭王惟世臣焞焞忠藎視敵無前身先行陳武  
元致屈順天應人天討有罪生此虎臣靡堅不摧靡  
強不踣薄伐雲朔至於漠北匪學孫吳出奇縱橫以  
寡覆眾殄殲夏兵掩追亡逋屢執醜虜反轡風山卒  
獲遼主迨及伐宋經營太原所在寇敵如雲之屯王  
鋒一臨如覘之雪膚公之奏奚啻三捷宋旣畫疆乃

柳邊紀略四

三

乃復渝盟王弗解甲師弗留行宋阻洪河舟梁旣撤  
靡杭一葦長驅而入先之鞏洛合圍汴梁困獸搏鬪  
擊之而僵亦旣克汴趣師關陝豺豕裹糧金湯矢險  
富平之役 王身厲疾威猶靡及以死勤事

雖疾亦力勁敵何有力戰乃克寇壘旣清陝右遂平

王誠有功

維昔先正

肖形以圖寫勳而

千載如生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寶勝寺在



盛京城西三里東西建石碑二座東一碑前鐫滿文曰幽谷無私有至斯響洪鐘虛受無來不應而沉於法身圓對規矩冥立一音稱物宮商潛運故如來利見迦維託生王室憑五行之軾拯溺逝川開八正之門大庇交喪于是元關幽鍵感而遂通遙源濬波酌而不竭旣而方廣東被教肄南移周魯二莊同昭夜景之鑿漢晉兩朝並勒丹青之飾自茲遺文閒出列刹相望其來蓋亦遠矣至大元世祖時有喇嘛怕斯八用千金鑄護法嘛哈嚩喇奉祀於五臺山後請移

柳邊紀略四

三

于沙漠又有喇嘛夏兒把忽禿兔復移于大元裔察哈爾林丹汗國祀之我

大清寬溫仁聖皇帝征破其國人民咸歸時有喇嘛墨爾根隨載而來 上聞之乃命眾喇嘛往迎以禮接至

盛京西郊因曰有護法不可無大聖猶之乎有大聖不可無護法也乃命該部卜地建寺於城西三里許遂構大殿五楹塑西方三大聖左右列阿難迦葉無量壽蓮花生八大菩薩十八羅漢天棚繪四怛的喇



佛城又有寶塔二座供佛幔打兒用黃金百兩嵌東珠金壺一把黃金二百兩又有須彌山七寶八物又有金壺一把用黃金二百兩金鐘二十一金銀器皿俱全東西廊各三楹外山門三楹至于僧寮禪室廚舍鐘鼓音樂之類悉爲之備營于崇德元年丙子歲孟秋至崇德三年戊寅歲告成名曰蓮花淨土寶勝寺殿宇弘麗塑像巍峩層軒延袤永奉神居豈惟寒暑調雨暘若受一時之福利將世彌積而功宣身雖遠而名劭行將垂示於無窮矣

柳邊紀略

四

三

大清崇德三年戊寅秋八月吉旦立國史院大學士剛林撰滿文學士羅繡錦譯漢文弘文院大學士希福譯蒙古文道木藏古式譯圖白忒文